一桥架南北　一路通八方

地处武陵山腹地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山势险峻、交通不便。为改变落后的交通状况，当地于2007年10月架桥修高速，至2012年3月31日，矮寨特大悬索桥通车运营。大桥贯通了湖南、重庆、贵州等省市的几大高速公路网，打破了制约湘西州发展的交通瓶颈。

这座大桥运营得怎么样？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因此改善？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矮寨特大悬索桥视察，了解到湘西州近年来交通条件变化很大，特别是乡村道路网已基本形成，总书记很高兴。

“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要，这方面要加大力度，继续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对交通基础设施助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寄予期望。

如今，矮寨特大悬索桥与矮寨悬崖玻璃栈道、德夯苗寨等景点共同组成了德夯大峡谷景区，越来越多的当地老百姓，通过做苗绣、开民宿，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

一桥架南北，一路通八方。流动的中国，充满了蓬勃发展的生机。

……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和指导下，我国交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目前，全球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7个；全国高速公路里程超16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超3.8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超12万公里，均居世界第一；“复兴号”动车组、C919大型客机等一批国产交通工具和交通装备不断涌现，标注了“中国制造”新高度。

——摘自《“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习近平关心百姓出行的故事》（人民日报2021年7月4日1版）

砥砺奋进 讲故事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长江上有多少座桥？

本报记者　叶　子

提起长江，你会想到什么？

是古人眼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磅礴气势？还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开阔景象？抑或是“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钱”的旖旎风光？在现代人的答案里，更有长江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座座大桥。

作为世界第三大江河，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劈开皑皑雪山，润泽江南水乡，向东奔流到海。“曾经沧海千层浪，敢架江河万里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开展大规模交通设施和水利工程建设。据中铁大桥局统计，在长江干流（宜宾以下江段）先后建成及在建的跨江大桥数量已逾150座。

大桥气势如虹的跨越，更显江的雄伟；大江日日夜夜的冲刷，更显桥的稳固。大桥与大江，互相凝望、彼此成就。正是“长江滚滚东流去，铁龙高驾傲今朝”。

天堑变通途

直到现在，92岁的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赵煜澄，还会站在家中阳台，远眺自己参与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回忆那段激情岁月。

上世纪50年代，赵煜澄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桥梁建设者齐聚汉阳龟山脚下。那时机械化水平还不高，大家肩挑背扛、手工铆合，建成了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再次看到武汉长江大桥的图纸，赵老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大桥的钢梁是在6号墩合龙的。“可惜现在走不动了，以前我常常登上武汉长江大桥，从汉阳走到武昌那边去，很激动、很自豪！”赵煜澄感慨。

对万里长江第一桥饱含深情的，还有中铁大桥局原副总经济师余启新。他告诉记者，大桥建成前，要从汉阳到武昌去，只能靠轮渡。一遇到大雾天气，远远地就看见码头挂起一个牌子，写着：“今日停航”。“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在那等啊等，真是望江兴叹。”

“有桥千程近，隔水咫尺遥。”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通车典礼时，余启新已经在武昌第一小学就读。作为小学生代表，他参加了庆祝活动。“当时好多人走过大桥，欢呼着‘我们走过长江了！’整个武汉市像过节一样。”从那以后，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通，武汉“九省通衢”的作用更加彰显。

60多年过去了，“共和国桥梁长子”依然屹立。“你看这座桥，还是那么雄伟、那么秀美，令人赞叹！”余启新说，要知道，武汉长江大桥桥墩建设采用的“管柱钻孔法”，钢梁拼接采用的“悬臂架法”，在当时均是首创。

今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中，两处与长江桥相关。除了武汉长江大桥，另一个就是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与前者有苏联专家帮助不同，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当时国内最大的公铁两用桥，又称“争气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是桥梁建设者们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

“回顾中国在长江上的建桥史，可以分为建成学会、发奋图强、融入市场、追赶世界、领先世界5个阶段。”中铁大桥局党委书记文武松表示，新中国成立后至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是建成学会阶段。南京长江大桥的修建，开创了我国依靠自己力量，发奋图强建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从1978年持续到上世纪末，大桥人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建成了九江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等跨江大桥，主动融入市场、追赶世界。进入21世纪，从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五峰山长江大桥等，通过不断地跨越与超越，中国造桥水平开始领先世界。

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岁月里，长江万里无一桥，山河处处难飞渡；如今，人们说，万里长江百座桥，实际上已经远超百座。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视察时，游泳横渡长江，见大桥初显轮廓，挥笔写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名句。随着越来越多的跨江大桥接连架起，长江早已不是“天堑”，而成了真正的“通途”。

有桥故事多

长江干流上逾150座跨江大桥中，按桥型分，涵盖了梁式桥、斜拉桥、悬索桥、拱式桥等；按功能分，涵盖公铁两用桥、铁路桥、公轨两用桥、轨道桥、人行桥、管道桥、公路桥等。当记者问起哪些长江桥比较有代表性时，《桥梁建设报》总编助理马永红犯了难：“长江上有特色、有故事的桥太多了！”

2020年7月1日通车的沪苏通长江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铁两用桥，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1968年12月29日全面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公铁两用桥。

杨素平摄（**人民视觉**）

2017年5月至8月，马永红曾参加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与中铁大桥局联合举办的“万里长江·大桥行”活动，从上海沿江上溯至云南丽江，历时4个月，行车里程逾2万公里。对于这一路上走访的跨江大桥，马永红如数家珍。

在长江上游的四川段，江水清澈透亮。好水酿好酒，城中酒香弥漫。江里的水成了酿酒原料，江上的桥也与酒密不可分。

在泸州城东，干脆有一座独塔斜拉桥，以“1573长江大桥”命名。这座桥桥长1573米、塔高157.3米，与“1573”琼浆的联系不言自明。下游不远处，还有一座名叫“黄舣长江大桥”的高速公路桥，其桥墩就是酒杯形状，充满了“金樽清酒斗十千”的豪放与浪漫。

按长江水利委的划分，从宜昌南津关到鄱阳湖入江口为长江中游，全部在湖北境内，著名的荆江“九曲回肠”就在这里。细数湖北省内的跨江大桥，从武汉长江大桥开始，座座身世不凡。

西陵长江大桥建成时，是中国最大跨度的悬索桥，获誉“神州第一跨”；宜万线铁路宜昌长江大桥，在世界同类桥梁中跨度最大；荆岳长江大桥建成时为世界最大跨高低塔斜拉桥，其三八滩桥时为国内连续长度最长的连续梁桥；主跨1700米的杨泗港长江大桥是世界上最大跨度的双层公路悬索桥；鹦鹉洲长江大桥建成时为世界最大跨度的三塔四跨悬索桥；二七长江大桥，时为世界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和最大跨度叠合梁斜拉桥；天兴洲长江大桥开建时，超越丹麦海峡大桥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公铁两用斜拉桥；阳逻长江大桥的南锚基础曾被誉为“神州第一锚”……

进入下游，长江流经赣皖苏沪4地。随着江面愈发开阔，造桥难度增大，因此长江下游的跨江大桥，多建于21世纪，并且见证了中国建桥技术的一次次飞跃。

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是京沪高速铁路和沪汉蓉铁路共用的越江通道。参与建设的文武松还记得，由于这座桥在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中，创造了体量最大、跨度最大、荷载最大、速度最高4项世界高速铁路桥梁之最，因此当时放弃了传统的顶落梁合龙方案，由中铁大桥局提出调索无顶落梁的方案。方案提出时，不少专家持怀疑态度，外国咨询专家更是直摇头，说“不可能做到。”

“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质疑中，将方案越来越完善和深化。最终大桥的成功合龙说明了一切。”文武松说。曾任世界桥梁协会主席、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伊藤学等9名桥梁专家到大胜关长江大桥参观，对大桥的下部基础结构和钢梁架设工艺钦佩不已。

当然了，记录一直在刷新。2020年7月1日通车的沪苏通长江大桥，标志着中国斜拉桥建设技术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由于临近长江入海口，大桥主跨1092米、主塔高330米、净空62米，能确保10万吨级货轮畅通无阻。去年12月通车的连镇铁路五峰山长江大桥，是中国在高速铁路上率先引入悬索桥桥型，主跨同样是1092米，一跨过江。大桥采用的主缆直径达1.3米，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直径主缆，单根主缆拉力高达9万吨，足以吊起1.5艘满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

这些规模如此宏大的桥梁，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正是凭借在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新工艺等方面的自主创新，中国的建桥水平得以领跑世界。

马永红提到，除了赫赫有名的大型跨江大桥，长江下游江心洲多，汊道河多，这样的江流状况使得夹江桥也就是汊河道桥也很多。例如由太平洲、中心沙、雷公岛、西沙岛组成的江苏扬中市，就是靠着一座座夹江桥与两岸连通，改变了孤悬江中的状况。

桥上风景好

从床单被面到脸盆水壶，从挂件装饰到茶杯风扇，个个都印有南京长江大桥的图案——这是马志方珍爱的藏品。

从小在南京长大的马志方，童年时每次回河北老家都很不便。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极大地方便了交通出行，还成为南京城市名片，大桥情结从此在马志方心中埋下。过去30年中，他收集了南京长江大桥主题藏品1000多件，在全国多个城市展出。马志方说，他的心愿是办一个成体系的南京长江大桥博物馆，希望更多的人能走近大桥、了解大桥、热爱大桥。

就像马志方所感受到的，长江上的大桥一经建成，便成为江上的风景，融入一代代人的记忆。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时，汉阳建桥新村派出所时任所长王卫民却烦恼起来。不少家庭新生孩子，都想取名叫“建桥”“汉桥”“美桥”“艳桥”“爱桥”……尽管工作人员反复劝说，同年、同月、同名字太多，会给户口管理造成很多麻烦，但当年出版的电话号码簿，还是能看到动辄十几页甚至几十页同名同姓的人们。

有人将桥嵌入名字，有人将桥放进家庭相册。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一时间，一股“大桥背景”风靡全国。各地的照相馆里都挂上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背景画，供人们合影留念。曾在南京“红卫照相馆”工作的老摄影师王志阳记得清楚，“尤其是每到年底、春节前，来拍照的人就特别多，有和朋友拍的，有带小孩拍的，有拍全家福的……”

今天，到长江大桥去留影，依然是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今年5月记者在武汉长江大桥采访时，就遇到这样一家人。十年前，夫妻二人在一起时的第一张合照，就以武汉长江大桥为背景，十年后，这对夫妇带着孩子故地重游，拍下同样背景的全家福。他们说，20年、30年、40年……后，还要来大桥拍全家福。

有人与大桥合影，也有人为大桥留影。在重庆，摄影师吴崇顺拍下朝天门大桥、鹅公岩大桥、寸滩大桥等长江大桥和建设者们；在安徽，从2009年望东长江大桥试桩工程开工，到2016年正式通车，摄影师吴志贵坚持用镜头记录下大桥从无到有的成长历程。

无论是梁桥的平直、索桥的凌空，还是浮桥的韵味、拱桥的倒影，作为实用与艺术的融合体，桥梁本就显示出工程与美学结合的精妙风采。大桥摄影师们，日复一日地，留存四季变换中的大桥之美，也记录人与大桥的相聚时刻。

除了便利交通、促进经济，桥也成为人们亲近水的一种方式。去桥下的滨江地带跳广场舞、去桥头公园过春天、去看明月爬上大桥的塔顶……桥将人与水的距离大大拉近了。如今，许多长江大桥专门建有非机动车道及人行观光道、观景平台，徒步登临，伫立桥头，看昼夜不止、奔流不息的长江，感受到江风习习、水汽温润，不由得生发出苏东坡“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的感慨。

一座座大桥通车，一道道长虹飞越，长江上的桥，融入人们的记忆、城市的肌理、自然的卷轴。正如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先生所说：“造成的桥，就待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它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他不怕负担重，甚至超重，只要典型犹在、元气未伤，就乐于接受。这虽是人工产物，但屹立大地上，竟与山水无殊了。”

桃农十万桃乡美

张怡然　张馨月

清晨5点，北京平谷的一处桃园里，蜜桃挂满枝头，芳香四溢，桃农夫妇张宝志和陶桂芸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们从枝头摘下的这一颗颗肥硕鲜美的大桃，很快就将送往千家万户的餐桌。

据悉，平谷的22万亩桃园已进入成熟采摘期，平谷鲜桃大量供应首都及全国市场，一直持续至10月底。作为北京重要的大桃生产基地，平谷有着“中国桃乡”的美誉。从一种果品发展成一项富民产业，再成长为一个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今年48岁的张宝志和陶桂芸夫妇是平谷大桃产业发展的亲历者和受益人。

走进他们的桃园，一派丰收景象映入眼帘：重重叠叠的桃叶下，包括白桃、油桃、黄桃、蟠桃在内的四大系列、五十余品种大桃挂满枝头。微风穿过桃林，传来沙沙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的阵阵桃香，令人陶醉。

在这30亩自家桃园的经营上，夫妻两人分工明确：张宝志钻研种植技术，陶桂芸负责对外销售。“他把桃种好，我把桃卖好。”陶桂芸笑着说。

陶桂芸（左）与张宝志（右）在展示自家种植的大桃。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为适应市场对桃子品种多样化的需求，平谷区果品办公室不断引进新品种，并经常为桃农开展科学种植、绿色种植的义务培训。张宝志积极参与培训，研究种植技术，短短几年时间便向自家桃园引进约四十个桃子的新品种。闲暇时，张宝志总抱着手机研读果树研究的相关文章，或埋头观察讲解视频里的操作细节。从土壤检测、施肥浇水、疏果套袋、到病虫害管理，每一个生产环节他都不曾马虎。

种桃30年来，夫妻两人一直坚持绿色种植，从不打除草剂、不施化肥。“顾客吃着放心，我才安心。”张宝志看着刚刚摘下的一颗颗鲜桃，骄傲地说。

丈夫张宝志在生产端的科学种植和绿色种植，让果园里的大桃年年丰收，美味营养。在销售端的妻子陶桂芸也紧跟时代潮流，抓住互联网带来的新机遇，让更多的人吃到自家大桃。“干每一行都要跟上时代，不然就会被淘汰。”陶桂芸一边包装鲜桃，一边笑着说。

如今，“线上售桃”已成为“新农活儿”。早在2017年，陶桂芸就敏锐地捕捉到“线上售桃”的发展趋向，成为周围最早通过网络售卖的桃农。现在，微信朋友圈已成为陶桂芸销售的主渠道，桃园近80%的订单都借助微信达成交易，而后再通过冷链物流配送，在最短时间内送达客户。去年，陶桂芸为自家大桃注册了商标，向品牌化经营的方向持续迈进。

线上平台同冷链物流的配合扩宽了购买渠道，提升了销售效率。伴随着销量的逐年上升，夫妻两人对桃子的质量也更加关注。“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桃负责，不能马虎，这关系到平谷的声誉。”陶桂芸坚定地说。

为确保质量，夫妻分工合作：张宝志摘桃，陶桂芸装桃。每一个桃子在装箱前都要经过夫妻两人的双重把关，每一箱桃子在寄出前又会再次开箱检查。“买我家桃子的顾客，90%都成了回头客。”张宝志说。

当谈到未来规划时，陶桂芸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有顾客希望一直能吃到我家的桃。为了顾客，我们也要坚持种下去！”

张宝志和陶桂芸的种桃事业蒸蒸日上，大桃成了“致富果”，一家人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他们的大女儿已从海外留学归来，小女儿正在读大学。一颗颗饱满多汁的大桃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让越来越多的桃农来向这对夫妻取经。

张宝志依据自己多年摸索出的种植经验，毫无保留地为桃农们提供技术指导。2016年，他成为区果品办公室聘请的“乡土专家”，为各乡镇的果农讲解大桃管理技术；2018年，张宝志到西藏尼木县卡如乡开展对口单位的技术援助工作，获得藏民的一致好评……陶桂芸也积极向桃农们分享自己的互联网销售经验，她还带着大家一起做宣传，争取更多的客源。

“咱们都要学、都要懂，要一起种好桃、过上好日子！”张宝志说。目前，平谷已在北京市率先创建并获得“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称号，正在全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建设“农业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芯”。

在平谷22万亩桃园上，有10万桃农。在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他们积极学习农业新技术、开拓销售新渠道，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幸福生活，也让“平谷大桃”成为一张靓丽的“农业名片”。

众生相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